

复旦大学

光华人文杰出学者

讲座丛书

小道有理：中西比较新视阈

[德]朗宓榭 著 金雯 王红妍 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复旦大学

光华人文杰出学者

讲座丛书

小道有理： 中西比较新视阈

[德]朗宓榭 著 金雯 王红妍 译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1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简体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道有理：中西比较新视阈 / (德) 朗宓榭 (Michael Lackner) 著；
金雯，王红妍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
(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
ISBN 978-7-108-06023-5

I. ①小… II. ①朗… ②金… ③王… III. ①东西文化—比较文化—
文集 IV. ① G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88153 号

特邀编辑 赵庆丰

责任编辑 王 竞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张雅丽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图 字 01-2017-8003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8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5.5

字 数 92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8.00 元

(印装查询：01064002715；邮购查询：01084010542)

朗宓榭 (Michael Lackner)

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先后任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系代理教授、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教授、日内瓦大学汉学系讲座教授、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汉学系讲座教授暨系主任。2009 年创建了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人文研究院并担任院长，该人文研究院是德国九大科研基地之一。朗教授于 2013 年被推选为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著有《朗宓榭汉学文集》《呈现意义：晚清中国新学领域》。

前 言

本书主要由 2014 年我在复旦大学荣获光华人文奖时所做的演讲组成。光华人文奖是一个很高的荣誉，我很高兴能够获得这份殊荣，在此谨对复旦大学的热情邀请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也将鼓励我在学术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和中国同事加深合作。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 30 多年以前，今昔对比，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汉学家，我一直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并为其进步感到由衷的喜悦。

复旦大学是我在科研上合作最多的高校之一，很多复旦师生都曾经去过我那儿参加学术会议、科研访问和学习，我们不仅建立了学术合作，也缔结了友谊。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周振鹤教授，我们相识多年，相知很深，我不仅从他广博的学识中受益匪浅，而且他众多的兴趣，也让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他的人格魅力，更让我体会到了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中国士人精神。

2005 年我受邀来到复旦担任客座教授，2013 年我的《文选》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其间还有数次去复旦开会的机会。2014 年的光华演讲，让我有一种回家的感觉，我很珍惜那次和复旦师生交流的机会，也很高兴演讲稿能够修订后在三联书店出版。

我年轻的时候，主修汉学、哲学、政治学和民俗学，后来分别在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瑞士日内瓦大学汉学系担任教授，目前在德国埃尔朗根大学任教并主持汉学系和国际人文研究院的工作。在研究方面，我对中国的梦书、宋明理学、中西交流史、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的命运观多有涉猎，因为兴趣广泛，所以也多有旁骛之心。

这本书一共收录了五篇文章，《“小道”可观：中国与欧洲预测术的比较研究》是复旦演讲的开篇，准备的是中文讲稿，提出了中西预测比较上的几个基本问题。书的主标题也由此而来，副标题“中西比较新视阈”源于研究切入点之“偏”。自 2009 年以来，我主持以命理学为重点的国际人文研究院，研究课题为“命运、能动性及预测：东亚文化和欧洲文化中的应对策略”。在中国，命理文化包括占候、占卜、堪舆、相术、测字等，还是属于灰色领域；在西方，尽管在各类娱乐性杂志报纸上多有星座算命，但也是有神秘论倾向，颇有不登大雅之堂之嫌。所以我目前

的这个课题常常让人颇为惊诧：初一听很多人会奇怪这么一个课题怎么会在堂堂的大学府里有一席之地。细一想，更诧异这个课题的宽度和广度，这个课题不仅涉及古今中外，而且横跨很多学科，在我们研究院除了起到领军作用的汉学外，文献学、哲学、思想史、科学史、社会史、欧洲中世纪和早期近代史、宗教学、文化人类学和文学也都加入了这个课题研究中。因为预测和决策紧密相连，经济指数的上升下降，股市的潮起潮落难道不是预测的一个分支吗？谁能否定多元文化下的决策是当今的时尚课题？但没有预测，又哪来的决策呢？当然，课题深度是我希望和同道者共同挖掘的。

我对这个课题的诉求更多是从文化历史学和社会学出发的。我年轻时就对中国梦书非常感兴趣，1985年的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是《中国梦书研究》。因此本书也收录了一篇我早年的杂文《关于梦书：为〈伊本·西林的《阿拉伯梦书》〉而作》，也算是为我个人的科研兴趣做一个注脚。

尽管当时由于时间的原因，来不及在复旦做《士人遇到术士：论中国占卜术中的世界观和生命世界》这个演讲，但这确是我当时一直在思考的课题。而且在复旦演讲中也受到了很多启发，故也收录在内。生命世界指涉的是实践活动的世界，有别于以理论为基础的世界观，其特点是人

类世界在其前科学境遇中的自在性以及可知性。近年来对西方哲学视野中的生命世界或是儒家生命世界的维度等研究极为热门。本文将把生命世界和世界观这对概念，用于探索在传统中国颇为普及的士人旁涉占卜之术等现象。占卜术曾是社会各个阶层共享的生命世界，同时术士和士大夫也持同样的基本的宇宙观，也即世界观。

当时在复旦做的报告之一《言不尽意：宋元儒学与图表传意》，主要谈“图”作为阐释四书五经和道学章句的手段之一，在宋代臻于完美。这个报告通过研究宋元时期的“图”来对中国的传统语法学进行了探讨。关于这个课题，我在中文世界已经有几篇文章发表，所以恕不纳入。

《再论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这个报告，我也是直接使用汉语做的。表面上谢和耐的研究在于对基督教的批判，和“小道”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释教和儒家中辟基督教者与基督教中的佛教批判者进行对比，会发现两者都是攻击对方宗教中的“非理性”因素。而这些所谓的“非理性”因素，到了一定时期就变成了“迷信”。

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出一个概念，即“遭摒弃的知识”（rejected knowledge）。这个概念由来已久，比如福特·汉拿赫夫（Wouter J. Hanegraaff）用它梳理了西方文化的神秘论

和学界的历史。¹ 我认为，这个概念在中国研究中非常值得借鉴。首先，任何文化都有一个所谓“推陈出新”的过程，对什么是“陈”、什么是“新”不应该持理所当然的态度，而是应该时时发出质疑，正如“迷信”这个概念也应该重新被审视一样。其次，在晚清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的传统知识根据西方的知识系统进行了重新整合（当时的西方，经受了启蒙的洗礼，已经摒弃了许多特别是神秘主义的传统），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更是高高举起了西方实证和科学主义的大旗，这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冲击很大。所以运用这个概念，可以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更多关注由于外在冲击而被遗忘的部分，并思考为什么会遭到遗忘。当然“遭摒弃的知识”也不是一个定式，不是灰飞烟灭、一去不复返，比如中国的传统命学，则在一定意义上，在近代科学兴盛之后，和西方的心灵学、心理学甚至西方的面相学产生了一定的结合。居于主流文化和亚文化之中，介于信与不信之间，这往往是“小道”的命运，但也正是其机遇所在。

1 Wouter J. Hanegraaff: *Esotericism and the Academy-Rejected Knowledge in Western Culture* (《神秘论和学界——西方文化中遭摒弃的知识》),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撰写《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首部中译本〈超性学要〉》一文的起因是我对阿奎那关于预测和占卜的见解十分感兴趣。但是其首部中译本中没有包括这些见解。因此我开始关注他对命运的理解和命定观，所以这篇文章主要着眼于第82问和116问。这对基督教而言，可能谈不上是“小道”，但在中国的语境中显然是属于亚文化。这也是我和欧洲中世纪史学家多年合作的结果，再次印证了命理文化这个主题的宽泛性和多学科性。

无论是梦书还是命学，在中国过去、现在都不是显学，而属“小道”。但是我认为，中华文明自一开始就深受预占的影响，占卜、命理系统之庞大和复杂（梦书也在其中），可谓世界之最。孔子“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名言，每个中国人都熟悉，最多可能不知道出自《论语·颜渊》。命理学一方面和中国的思想深层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有机联系，另一方面也充分地反映了中国民俗和社会心态，含有很程度的宗教成分，所以“小道”不仅可观，而且应该观照研究，不能简单地以“迷信学说”来做盖棺定论。此外，从全球的视阈看，中国的“小道”完全可以成为国际显学，在世界性预测屡屡出现危机的情况下，也许能够棋高一着，另出新着，来缓解这种种危机。我们希望比较中国占卜与西方占卜，并借此来更好地理解占卜这一普遍

的人类活动。因为试图揭开未来的神秘面纱，是全人类最古远的梦想之一。为所发生的、应可避免的不幸扼腕叹息，也表达了人类总结经验、警示未来的愿望。从容有备、胸有成竹，就不会错过未来奉上的机遇，反之则会手忙脚乱，无所适从。每个时期、每种文化都在其可能的范围和条件下，不断在尝试探索未来的迹象，以尽可能地把握未来。不仅在罗马人、希腊人那里各种各样的预占达到鼎盛，其实早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占星术就极为发达，但长期被尘封地下。直到19世纪中期，伴随考古发掘的开始和亚述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实物出土，楔形文字也逐渐被破解，我们发现在泥板书上也有大量的记录解梦、占星、占象和预测的文字，甚至是学习预测的材料，以及记录资政作用的文字。任何预测都能帮助了解和缓解未来世界的复杂性，因为预测赋予未来一定的结构，并对似乎是无限量的未来加以一定的限制，而一定的限制同时就为定向的计划开辟了道路。研究预测的手段，意味着探索人类的知识史（即知识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科学史。至于灵验与否、相信与否，则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们也不想强调西方优越论或是中国优越论，而是希望具体了解各个文化中相同诉求的不同表达及其人文关怀。

下面我还要提到两个有关国际人文研究院的有趣插

曲。山东大学周易中心的张文治教授于2014年来复旦研究访学，受邀为研究院一年后的延长问题卜一卦，得到的是“解卦”。他告诉我，明年上半年困难会比较多，切忌张扬，要等待时机；下半年要刚柔并济，顺应情势，“朋至斯孚”，朋友、同事多会相助，当断即断，迅速解决问题。我们依此行事，结果研究院顺利延长了六年。而在2009年项目申请之初，我去波恩的前一个晚上正伏案工作，为第二天研究院的申请演讲做最后的润色，思绪凝滞之际，顺手卜了一卦，得“大有”，于是信心倍增，第二天感觉也是乘胜而进，最后这个似乎比较“冷门”的课题，得到了德国联邦教育科研部的大力支持。

也许这都是心理作用，但是这种心理作用不可低估。公元前408年的奥林匹克比赛中发生了一件耸人听闻的事情：来自昔兰尼的运动健将奥巴图斯赢了赛跑并在当天竖起了雕刻着他的名字的胜利之碑。耸人听闻的不是他立碑之事，因为这是奥林匹克的传统，得胜者的权利。奇怪的是奥巴图斯不是在赢了比赛之后才请工匠做碑，而是他在赛跑时已经把胜利之碑随身携带而来，因为他之前在利比亚沙漠中的绿洲泥洼问过神灵，预言告诉他将获胜。这个例子一方面表明预言对人的鼓舞作用，同时可见，在欧洲，甚至是在古希腊文明鼎盛时期，去神庙询问预兆，还是相

当普及的。其实预兆和理性，即使在欧洲，在今后的很长时期还是会共存，而不是互相排斥的。我们不想将占卜简单地斥作迷信，或是捧为国粹，而是试图了解占卜是如何影响中国古代人的社会生活以及思维方式的。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徐艳博士，她是我忠实的听众和第一位读者，常常带着挑剔的眼光提出许多问题，并为我的两篇中文文稿润色。衷心感谢金雯女士，她在繁忙的科研教学之余拨冗为我翻译了两篇讲稿。王红妍女士翻译了《梦书》的序，在此也一并致谢。她们不厌其烦，几易其稿。感谢复旦大学出资支持这本书的出版，感谢周振鹤教授的敦促和指正。由于时间仓促，本书肯定还有很多不足之处，还请读者多多原谅。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过了五十以后，我一直在问自己，科研上走过了很长的路，我现在也有充分选择自己课题的空间，那么在今后的时间里我最想从事哪方面的研究？我选择了对命理预测行为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的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随心所欲”的课题，但我想，我会努力去实践孔子所讲的“不逾矩”的境界。

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丛书

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 / 王汎

阐释学与跨文化研究 / 张隆溪

现当代文学新论：义理·伦理·地理 / 王德威

皇帝、儒生与孔庙 / 黄进兴

立体的历史：从图像看古代中国与域外文化 /

民国知识人：历程与图谱 / 叶文心

从埃及到高加索：探索未知的古文献世界

/ [法] 让-皮埃尔

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

与东亚世界 /

主体·互文·精神分析：克里斯蒂娃复旦大学

/ [法]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 著 祝克懿 黄

全球景观中的中国古代艺术 / 巫鸿

小道有理：中西比较新视阈

/ [德] 朗宓榭 著 金雯 王红妍 译

目 录

1 前 言

1 “小道”可观：中国与欧洲预测术的比较研究

32 关于梦书：为《伊本·西林的〈阿拉伯梦书〉》而作

49 士人遇到术士：论中国占卜术中的世界观和生命世界

84 再论谢和耐的《中国与基督教》

113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首部中译本《超性学要》

137 附录一 中国和西方的预测术

151 附录二 朗宓榭谈中西方的命理学

162 出版后记

“小道”可观：中国与欧洲预测术的比较研究

《四库全书》的总纂官纪昀在谈到狭义上的预占（即术数类而不是《易经》）时指出：“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接着他又指出：“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在纪昀看来，“以上二家，皆小道之可观者”。¹这一看法和欧洲中世纪的哲学家、神学家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 1200—1280）不谋而合，他把西方传统的预占术称为“不定之术”（*artes incertae*）²。今天我很高兴有机会和

1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卷91。

2 参看 Alessandro Palazzo, “The Scientific Significance of Fate and Celestial Influences in Some Mature Works by Albert the Great”（《大阿尔伯特一些成熟作品中命运和天的影响的科学意义》），in Alessandra Beccarisi et al., *Per perscrutationem philosophicam. Neue Perspektiven der mittelalterlichen Forschung*（《中世纪研究的新视角》）（Festschrift Loris Sturlese），Corpus Philosophorum Teutonicorum Medii Aevi, Beiheft 4, Hamburg, Meiner, 2008, pp. 55–78, und id., “Albert the Great’s Doctrine of Fasci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his Philosophical System”（《大阿尔伯特哲学体系下魅力的学说》），in Ludger Honnefelder et al. (eds.), *Via Alberti*.

在座的各位对纪昀意义上的“小道”做一番中西比较。

一、预兆和偶然：我们是否拥有命运？

预测的意义在于给我们岌岌可危的人类以安全感。寻求未来之福与避开危险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只是具体的方法不同而已。在今天的西方社会中，各种对未来的预测随处可见，只是对个人或集体所谓“命运”的探问以及应对策略在人文科学中已经不再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显学。与此同时，“信心”“风险”等词代替了传统的命运观，只有按照一定的科学方法在具体的范围内所进行的预测才会被人们接受承认。在此我们讨论的，实际上是一个如何克服“不定性”（contingency）的问题。“不定性”在哲学用语中指的是一个事实的状况，该事实的存在，既不是必要的，也不是不可能的。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对这个概念在社会学上的表述是“此物如此（现在、过去、未来），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别样”¹。我

（接上页）*Texte - Quellen - Interpretationen*（《文本—资料来源—阐释》），Münster, Aschendorff, 2009, pp.135-218。

1 Niklas Luhmann: *Soziale Systeme*（《社会制度》），Frankfurt, suhrkamp, 1984, p. 152.